

生活笔记

吴大姐其人

文/李 晓

还有半年,吴大姐就要退休了。

吴大姐年长我两个多月,但总觉得她比我世事洞明,豁达稳沉。我都这把年纪了,还时常任性冲动,在自己营造的情绪里如陷深渊或攀高峰。

一天,吴大姐把拖把放在我办公室门外,蹑手蹑脚走进来,悄悄告诉我:“兄弟,我退休后每月有接近3000元的社保金,我知足了,够用了,看来养老是没啥问题了。”我起身说道,没问题,完全没问题。

吴大姐是我供职这家单位的保洁工,第三方派遣的劳务工,她来单位已干了6年。同事们每天进出窗明几净的办公室,大多忽略了这个上班时躬腰劳作的身影。

在单位里,吴大姐是唯一称呼我为“兄弟”的人。吴大姐在单位做的保洁,上上下下都满意,我感觉她几乎是对卫生保洁患有强迫症了,地板上一点污渍,扶手上一个疤痕,门框里一处积灰,盆栽上一片枯叶,吴大姐都要及时处理。

有一天,单位一个领导出席一次表彰会回来,心情不错,回单位时在走廊碰见正蹲身擦拭地板的吴大姐,顺口对她说了一句:“你干得不错。”吴大姐顿时有受宠若惊的感觉,她连声说:“还做得不好,还做得不好。”

单位食堂有供应的早餐中餐,起初,吴大姐没去吃,自己从家里带来保温桶的盒饭,午饭时一个人去卫生间旁边的小屋吃。后来一位领导主动对她说,“你可以来食堂吃饭啊。”我也趁机对她说:“吴大姐,你不来食堂吃饭,是没把我们当作一家人啊。”

我终于看见吴大姐有天中午排在单位同事们的队列里来吃饭,遇见一个后面打电话说下午要去开会的女同事,她赶忙退到那同事身后说:“你下午开会,到我前面来。”女同事连声说,“不用不用。”

在单位,她总像这样把自己的身子随时压低,表现着无处不在的谦卑礼让,吴大姐的举止行为让我感到,她还没真正融入到我们这个单位中来。一位领导也察觉到了这一点,委婉地做出表示,要善待吴大姐。

于是,单位工会组织的一些活动,特地邀请吴大姐参加。吴大姐也迎来了她到我们单位后的第一次高光时刻。那是单位工会组织的一次环山公路跑步赛,吴大姐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名。我看见有着一双大长腿的吴大姐一直猛跑在前,这次她终于没有表现自己的谦卑了。单位领导给吴大姐颁发了奖品,我看见了她灿烂的笑容。事后,我去向吴大姐表示祝贺。她说,“这算啥呀,当年我在老家村子里,去山上追赶一只野兔,它也没跑过我的,我把它逮住了。”

前年春节,单位在食堂吃一个简单的团年宴,领导们来到吴大姐面前敬酒说,“你辛苦了,感谢你。”那一次我看见,吴大姐的眼里有泪光浮动。

去年秋日的一天,我应吴大姐的邀请,第一次去她在老街买下的一套30多年老房子的家。

在简陋的家里,我看见一个身材肥胖目光浑浊的男人正在肚皮上注射胰岛素。吴大姐说,那是她丈夫,有糖尿病。男人对我说,他还患有尘肺病,是早年去外省挖矿造成的。

晚上,吴大姐做了一桌丰盛的家宴招待我的到来。看得出来,自从丈夫患病在家,是吴大姐在托举着这个家,吴大姐对丈夫没有嫌弃,还是那么的亲昵。这个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小家庭还有着自己的荣光,靠着一个挖矿父亲、一个在外省玩具厂打工回乡后再做保洁工的母亲培养,他们的女儿在北京读研后有了一个体面的工作,已经准备在北京结婚成家了。这个小家里温暖的牵手,不离不弃的相扶,让我恍惚又沉醉。

我去过吴大姐的乡下老家,那大山皱褶里打着陈旧补丁一样的老房子还顽强耸立,青苔覆盖的老烟囱还痴痴地伸向天空,不过那早年的稻田已经托付给她那患哮喘病的二叔耕种了。吴大姐指着那块稻田说,在城里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,再回来种稻子就是。

某一天,吴大姐来到我办公室帮忙清扫卫生,她在地板上发现了不少落发。那天,吴大姐对我说,“兄弟,你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噢。”我感动不已,紧紧握住吴大姐伸过来的粗糙皲裂的双手。



人生絮语

老照片

文/林丛中

人,都有念想,只是各自载体不同。我的念想,则是从一张张的老照片中升华的。

闲时,我翻看爸爸妈妈生前与我们兄妹三人的全家福。那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初全家人一起到城里照相馆拍的。这些老照片可追溯到童年,属纯黑白、小尺寸,已经微微泛黄了。我细细地端详、品味着,回忆中弥漫甜甜的气息。

老照片中,爸爸和妈妈的单人照很少,大多是集体照,比如出席某次会议或参加某项活动。四寸的、六寸的居多。有两张妈妈年轻时代的黑白小照,照片中素颜的妈妈端庄、幸福地微笑着,眸子里是纯真的憧憬。其中,还有三张是爸爸五十年代初穿军装与战友们的合影,军人最英武的一面被摄影师表现得淋漓尽致,眉清目秀、手握短枪的爸爸多么年轻,多么意气风发!我特喜欢爸爸妈妈脸庞的那份淡定与从容。看着看着,就有经年老箱老柜中散发出的馥郁沉香,绕于心间,令人迷醉。

老照片中,我尤其喜欢看那张站在妈妈身旁、那个大眼睛剪短发的小男孩。那是我与妈妈此生唯一的合影。时年11岁的我,眼神清澈,神思青涩;明显摆拍的姿势,配合那傻傻的笑容。到初中毕业时,我照了一张黑白小照,现在回看又好玩又可贵。好玩的是稚气,可贵的还是稚气。时至今日,我会常常想起妈妈对我说过的话:“儿啊,不管你将来遭遇什么,回忆起来还有一段快活的日子。”是的,我骄傲,我有一段快活的日子——不只是一段,我相信那是一生悠长的岁月。

那时,我爸爸妈妈正是壮年,

妹妹们活泼,而面对镜头胆怯的不会笑的我,样子有点傻。而且全家福、我与妹妹的照片都被夹在书桌玻璃下、也有挂镜框里上了墙。直至今日,我发现,纵然时间总以其残忍的方式为人间一切打磨,以至于天荒地老,亲人远去,温馨无觅,自然谢尽。而我爸爸和妈妈,其人其照片,却持久地美丽着,在岁月静静地凝视中,成了历史最玲珑剔透的见证。于思量中觉出了悠长隽永的意味。时过境迁,才感觉到老照片留下的念想最多。

当我们逐渐成长,生活慢慢变好时,我妈妈却在67岁那年突然被诊断患上了恶性肿瘤。当时,我一直瞒着妈妈。在妈妈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,我尽可能抽出时间多回家来陪伴。1997年中秋时节,妈妈去世。办理丧事时,为妈妈寻找遗像成为一道难题。原本看似我妈妈有很多照片,但却没有一张称心的。最后,我终于找了一张相对满意的照片镶嵌在墓碑上,大家看过后都说神形兼备。此后的无数个夜晚,妈妈总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。醒来后面对寂静的夜,我会想到:在妈妈短暂的生命中,我没有给她买过一件礼物,没有祝福过她一次生日快乐,甚至没有一次温暖而简单的问候。每念至此,我都如万箭穿心。而今,我已经把妈妈的形象妥妥的安放在心里了,妈妈的一颦一笑都将与我终身厮守。

一个镜头,就是一个故事;一张老照片,凝聚一份真情。翻看老照片,去寻找逝去的青春、岁月的足迹,也给我们多了一些怀旧和回味的机会,在记忆的印辄里历久弥珍。